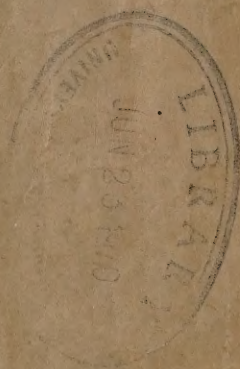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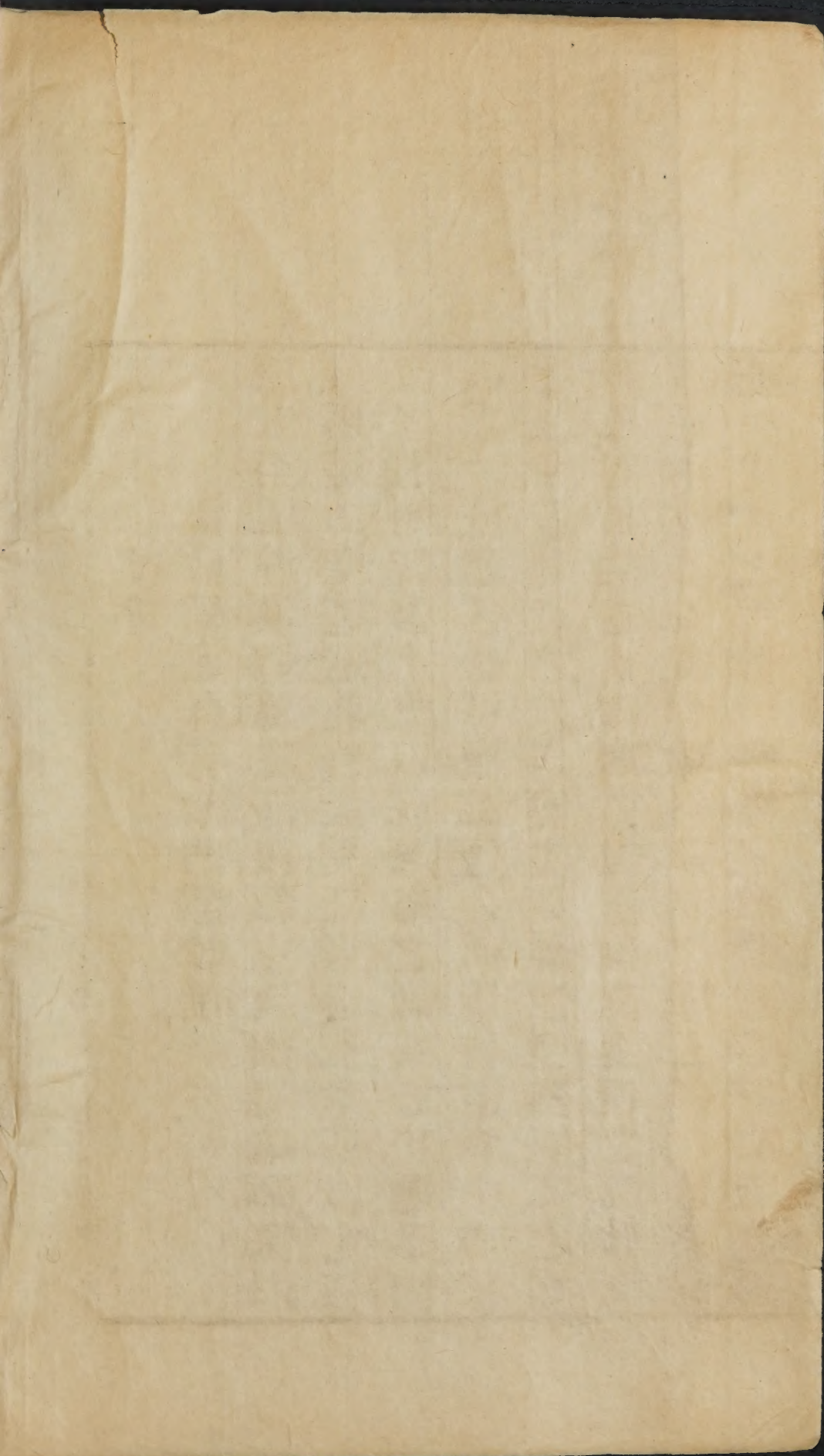
高僧傳初集  
卷三  
之首

冊一

BL  
1460  
H8  
1884  
v.1









高僧傳初集序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原夫至道沖漠。假蹄筌而後彰。玄致幽凝。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名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在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奧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爲訓也。考業果之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啟十地以辯慧宗。顯三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方亦猶羣流之歸。



巨壑。眾星之拱北辰。懋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尙。至迺  
教滿三千。形徧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爲大利益。而  
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  
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旣扇。  
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  
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拯物。自漢之梁。  
紀歷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發。  
羣英間出。迭有其人。眾家記錄。敘載各異。沙門法濟。  
偏敘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  
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通通撰論傳。而辭事闕略。



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宗。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俊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敘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疏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旣三寶共敘。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琅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眾。中書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季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



一善不及餘行。逮于卽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敘事之中。空引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暇日。遇覽羣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僞歷。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



德業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  
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  
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勲。或踰越  
沙險。汎漾洪波。皆亡形殉道。委命弘法。震旦開明。一  
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  
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彊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  
茂。弘贊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革心。歌  
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  
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三  
業。故爲羣經之所稱美。眾聖之所褒述。及夫討覈源



流商。擢取捨。皆列諸贊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恆體。始標大意。猶類前序。末辯時人。事同後儀。若間施前後。如謂煩雜。故總布一科之末。通稱爲論。其轉讀宣唱。原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絕。及有一分通感。乃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敘。皆散在眾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贊。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爲十三卷。并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



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贊論者。意以爲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藏內高僧傳。凡有四部。此其一也。古本十四軸。今作十六卷。至梁天監中而止。唐釋道宣續之。終于貞觀間。凡四十卷。名曰續高僧傳。宋釋贊寧又續之。迄于端拱之初。凡三十卷。名曰宋高僧傳。至明季沙門如惺輯錄南宋元明大德。僅成六卷。名曰明高僧傳。竊以宋明二傳。命名未恰。蓋宋傳中唐



五代人居多。而明傳中宋元人居多也。今酌易其名。于第一部。則曰高僧傳初集。續傳則曰二集。宋傳則曰三集。至于明傳遺漏殊多。未臻完善。擬博採羣書。自北宋以迄于今。擇其道行超卓者。彙爲一編。名曰四集。由斯以降。續續無盡。是所望于將來。光緒十年夏六月後學楊文會謹識。



高僧傳初集目錄

卷首

序目

卷一

譯經上

正傳十五人  
附見二十人

漢雒陽白馬寺攝摩騰

雒陽白馬寺竺法蘭

雒陽安清

雒陽支婁迦讖

竺佛朔  
支曜

魏雒陽曇柯迦羅

康僧鎧

安玄  
康巨

嚴佛調  
康孟詳

曇帝

帛延



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

支謙

武昌維祇難

法立

法巨

晉長安竺曇摩羅刹

聶承遠

聶道真

長安帛遠

帛法祚

衛士度

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

長安僧伽跋澄

佛圖羅刹

長安曇摩難提

趙正

廬山僧伽提婆

僧伽羅叉

長安竺佛念

江陵辛寺曇摩耶舍

竺法度



卷二

譯經中

正傳七人  
附見六人

晉長安鳩摩羅什

長安弗若多羅

長安曇摩流支

壽春石礪寺卑摩羅叉

長安佛陀耶舍

京師道場寺佛馱跋陀羅

河西曇無讖

道進  
法盛

安陽侯  
法維

道普  
僧表

卷三



譯經下

正傳十三人  
附見四人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

黃龍釋曇無竭

建康龍光寺佛馱什

河西浮陀跋摩

京師枳園寺釋智嚴

六合山釋寶雲

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

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

上定林寺曇摩蜜多



京兆釋智猛

京師道林寺量良耶舍

僧伽達多  
僧伽羅多哆

京師中興寺求那跋陀羅

阿那摩低

齊建康正觀寺求那毗地

僧伽婆羅

卷四

義解一

正傳十四人  
附見二十二人

晉洛陽朱士行

竺叔蘭

無羅叉

淮陽支孝龍

豫章山康僧淵

康法暢

支敏度

高邑竺法雅

毗浮

曇相

曇習



中山康法朗

令韶

燉煌竺法乘

竺法行

竺法存

剡東岬山竺道潛

竺法友  
康法識

竺法蘊  
竺法濟

剡沃洲山支遁

支法虔

竺法仰

剡山于法蘭

竺法興

支法淵

于法道

剡白山于法開

于法威

燉煌于道邃

剡葛峴山竺法崇

道寶

始寧山竺法義

東莞竺僧度

竺慧超



卷五

義解二

正傳十五人  
附見九人

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

王嘉

蒲坂釋法和

太山竺僧朗

支僧敦

京師瓦官寺竺法汰

曇壹

曇貳

飛龍山釋僧光

道護

荊州上明竺僧輔

京師瓦官寺竺僧敷

荊州長沙寺釋曇翼

僧衛



荊州長沙寺釋法遇

荊州上明釋曇徽

長安覆舟山釋道立

長沙寺釋曇戒

於潛青山竺法曠

吳虎丘東山寺竺道壹

帛道猷 道寶

山陰嘉祥寺釋慧虔

淨嚴

卷六

義解三

正傳十人  
附見十二人

晉廬山釋慧遠



蜀龍淵寺釋慧持惠嚴 僧恭

廬山釋慧永僧融

廬山釋僧濟

新陽釋法安

廬山釋曇邕

吳臺寺釋道祖慧要 曇順 曇詵

長安大寺釋僧碧法幽 弘覺

彭城郡釋道融

長安釋曇影

卷七



義解四

正傳十八人  
附見二十人

晉長安釋僧叡

僧楷

長安釋道恆

道標

長安釋僧肇

宋京師龍光寺竺道生

寶林

法寶

惠生

京師烏衣寺釋慧叡

法智

京師東安寺釋慧嚴

僧馥

法業

京師道場寺釋慧觀

僧睿

京師祇洹寺釋慧義

慧琳

京師彭城寺釋道淵



京師彭城寺釋僧弼

東阿釋慧靜

京師祇洹寺釋僧苞

法和

餘杭方顯寺釋僧詮

江陵辛寺釋曇鑑

道海  
曇泓

慧龕  
道廣

慧恭  
道光

廬山凌雲寺釋慧安

淮南中寺釋曇無成

曇問

京師靈味寺釋僧含

道含

江陵琵琶寺釋僧徹

僧莊

卷八



義解五

正傳二十五人  
附見四十二人

宋吳虎丘山釋曇諦

壽春石礪寺釋僧導

僧因

僧音

僧威

蜀武擔寺釋道汪

普明

道閭

山陰天柱山釋慧靜

長沙麓山釋法愍

僧宗

京師北多寶寺釋道亮

靜林

慧隆

丹陽釋梵敏

僧籥

京師中興寺釋道溫

僧慶

慧定

僧嵩

京師莊嚴寺釋曇斌

曇濟

曇宗



京師何園寺釋慧亮

下定林寺釋僧鏡曇隆

京師靈根寺釋僧瑾曇度 玄運

京師興皇寺釋道猛道堅 慧鸞 慧敷

山陰靈嘉寺釋超進曇機 道明 道憑

吳興小山釋法瑤曇瑤

京師新安寺釋道猷道慈 慧整 覺世

京師冶城寺釋慧通

齊僞魏濟州釋僧淵慧記 道登

僞魏釋曇度



京師莊嚴寺釋道慧  
玄趣 僧達

京師中興寺釋僧鍾  
曇識 曇遷 僧表 僧寶 僧最 敏達

京師天保寺釋道盛

京師湘宮寺釋弘充  
法鮮

高昌郡釋智林

京師靈根寺釋法瑗  
法愛 法常 智興

卷九

義解六  
正傳十九人 附見六十一人

齊蜀齊后山釋玄暢

上定林寺釋僧遠  
道憑 法令 慧泰



荆州竹林寺釋僧慧曇順 慧敞 僧岫

上定林寺釋僧柔弘稱 僧拔 慧熙

山陰法華山釋慧基僧行 慧旭 道恢

京師謝寺釋慧次僧寶 僧智 法珍

慧淵 僧響 僧猛 法寶

京師何園寺釋慧隆智誕 僧辯 僧賢

京師太昌寺釋僧宗曇準 法身 法真

慧令 法仙 法最

京師中寺釋法安慧光 敬遺 光贊

京師中興寺釋僧印慧龍



琅琊嶠山釋法度

法紹開

僧朗紹

惠開

梁京師冶城寺釋智秀

僧若

僧璿

道乘

荊州釋慧球

京師靈曜寺釋僧盛

法欣護

智敞韶

法罔

山陰雲門山寺釋智順

京師靈味寺釋寶亮

道明

僧成

僧寶

上定林寺釋法通

智進

京師招提寺釋慧集

剡法華臺釋曇斐

法藏

明慶

卷十



神異上

正傳八人  
附見二人

晉鄴中竺佛圖澄

道進

羅浮山單道開

常山竺佛調

洛陽耆域

洛陽磐錫山犍陀勒

洛陽婁至山訶羅竭

襄陽竺法慧

洛陽大市寺安慧則

慧持

卷十一



神異下

正傳十二人  
附見九人

晉長安涉公

西平釋曇霍

上虞龍山史宗

宋京師杯度

僧佉吒

張奴

偽魏長安釋曇始

高昌釋法朗

智整

岷山通雲寺邵碩

江陵琵琶寺釋惠安

僧覽

法衛

齊京師枳園寺沙彌釋法匱

法楷



荊州釋僧惠

慧遠

壽春釋慧通

梁京師釋保誌

道香

僧朗

卷十二

習禪

正傳二十一人  
附見十一人

晉江左竺僧顯

剡隱岳山帛僧光

始豐赤城山竺曇猷

慧開

慧眞

長安釋慧嵬

廣漢閭興寺釋賢護



始豐赤城山支曇蘭

蜀石室山釋法緒

宋僞魏平城釋玄高

慧崇

曇曜

長安寒山釋僧周

僧亮

長安太后寺釋慧通

餘杭釋淨度

始豐瀑布山釋僧從

廣漢釋法成

京師中興寺釋慧覽

荊州長沙寺釋法期

道果



成都釋道法

蜀安樂寺釋普恆

齊京師靈鷲寺釋僧審

僧謙  
法達

超志  
慧勝

武昌樊山釋法悟

道濟

錢塘靈隱山釋曇超

始豐赤城山釋慧明

卷十三

明律

正傳十三人  
附見八人

宋江陵釋慧猷

吳閑居寺釋僧業

慧先



京師長樂寺釋慧詢

京師莊嚴寺釋僧璩

道表

彭城郡釋道儼

慧曜

江陵釋僧隱

成具

廣漢釋道房

京師閑心寺釋道營

慧祐

齊鍾山靈曜寺釋志道

超度

京師多寶寺釋法穎

慧文

蜀靈建寺釋法琳

京師安樂寺釋智稱

聰超



京師建初寺釋僧祐

忘身

正傳十一人  
附見四人

晉霍山釋僧羣

宋彭城駕山釋曇稱

高昌釋法進

僧遵

魏郡廷尉寺釋僧富

僞秦蒲坂釋法羽

慧始

臨川招提寺釋慧紹

僧要

廬山招隱寺釋僧瑜

京師竹林寺釋慧益



蜀武擔寺釋僧慶

齊隴西釋法光

法存

交趾仙山釋曇弘

卷十四

誦經

正傳二十一人  
附見十一人

晉河陰白馬寺釋曇邃

越城寺釋法相

曇蓋

僧法

山陰顯義寺竺法純

蜀三賢寺釋僧生

宋剡法華臺釋法宗



京師南澗寺釋道罔

廬山釋慧慶

臨渭釋普明

京師道場寺釋法莊

京師瓦官寺釋慧果

京師東安寺釋法恭  
僧恭

京師彭城寺釋僧覆

齊京師高座寺釋慧進  
僧念

永興柏林寺釋弘明

京師靈根寺釋慧豫  
法音



上定林寺釋道嵩

上定林寺釋超辯

法明

僧志

法定

山陰天柱山釋法慧

曇遊

京師後岡釋僧侯

慧溫

梁上定林寺釋慧彌

法仙

富陽齊堅寺釋道琳

興福

正傳十四人  
附見三人

晉并州竺慧達

武陵平山釋慧元

竺慧直

京師瓦官寺釋慧力



京師安樂寺釋慧受

宋京師崇明寺釋僧慧

山陰法華山釋曇翼

道敬

豫州釋僧洪

京師釋僧亮

京師延賢寺釋法意

齊南海雲峰寺釋慧敬

南海藏微山釋法獻

上定林寺釋法獻

玄暢

梁剡石城山釋僧護



京師正覺寺釋法悅

卷十五

經師

正傳十一人  
附見九人

晉中山帛法橋

京師建初寺支曇籥

京師祇洹寺釋法平

法等

宋京師白馬寺釋僧饒

道綜

超明

明慧

安樂寺釋道慧

謝寺釋智宗

慧寶

道詮

齊烏衣寺釋曇遷

法暢

道琰



東安寺釋曇智

安樂寺釋僧辯

白馬寺釋曇憑

道光

北多寶寺釋慧忍

唱導

正傳十人  
附見六人

宋京師祇洹寺釋道照

慧明

長干寺釋曇穎

瓦官寺釋慧璩

靈味寺釋曇宗

僧意

靈味寺釋曇光



齊興福寺釋慧芬

齊福寺釋道儒

瓦官寺釋慧重

法覺

正勝寺釋法願

齊隆寺釋法鏡

道親

寶與

道登



高僧傳初集卷第一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譯經上

漢雒陽白馬寺攝摩騰

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爲任。昔經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爲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曾是爲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二國交歡。由是顯譽。逮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羣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臣聞



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爲然。卽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錮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少時卒於錮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錮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以啟王。王卽停壞諸



寺因改招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漢雒陽白馬寺竺法蘭

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旣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畱礙。蘭乃間行而至。旣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卽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爲始也。愔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栴檀像師第四作。



既至雒陽。明帝卽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人。後法蘭既至。眾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有徵信者甚眾。蘭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

漢雒陽安清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刻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羣鷦。忽謂伴曰。鷦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眾咸奇之。



故雋異之聲。早被西域。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峻。王  
薨。便嗣父位。乃深惟苦空。厭離形器。行服既畢。遂讓  
國與叔。出家修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  
經。備盡其妙。旣而遊方弘化。徧歷諸國。以漢桓之初  
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卽通習華  
言。於是宣譯眾經。改梵爲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經  
大小十二門。及百六十品。初外國三藏眾護。撰述經  
要。爲二十七章。高乃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爲漢文。卽  
道地經也。其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部。義理明析。  
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疊疊而



不倦焉。高窮理盡性。自識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詞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懃。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伸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奇異。既而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卽今時世高身也。高遊



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雒擾亂。乃振錫江  
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邾亭湖廟。此廟舊  
有威靈。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畱滯。嘗有乞神  
竹者。未許輒取。舫卽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  
莫不懾影。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  
舫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  
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  
今爲邾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  
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  
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



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眾人必懼。高曰。但出。眾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卽之梵語數番。讚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卽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眾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卽以廟物爲造東寺。高去後。神卽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跽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卽鄢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矣。無復靈驗。後人



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時少年尙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敘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懃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高旣王種西域賓旅皆呼爲安侯。至今猶爲號焉。天竺國自稱書爲天書語爲天語音訓詭譎與漢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



唯高所出爲羣譯之首。安公以爲若及面稟。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贊而思焉。余訪尋眾錄。紀載高公。互有出沒。將以權迹隱顯。應廢多端。或由傳者紕繆。致成乖角。輒備列眾異。庶或可論。按釋道安經錄云。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至靈帝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經。又別傳云。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來至桑垣。出經竟。封一函於寺。云。後四年可開之。吳末。行至揚州。使人貨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鄣亭廟神。爲立寺。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脅。於是而終。桑垣人迺發其所封函。



材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是日正四年也。又庾仲雍荊州記云。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郢亭廟神。得財物。立白馬寺於荆城東南隅。宋臨川康王宣驗記云。蟒死於吳末。曇宗塔寺記云。丹陽瓦官寺。晉哀帝時沙門惠力所立。後有沙門安世高。以郢亭廟餘物治之。然道安法師既校閱羣經。詮錄傳譯。必不應謬。從漢桓建和二年。至晉太康末。凡經一百三十餘年。若高公長壽。或能如此。而事不應然。何者。案如康僧會注安般守意經序云。此經世高所出。久之沈翳。會有南陽韓林。潁川大業。會



稽陳惠。此三賢者。信道篤密。會共請受。乃陳惠注義。余助斟酌。尋僧會以晉太康元年乃死。而已云此經出後。久之沈翳。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陳惠。傳禪經者比丘僧會。然安般所明。盛說禪業。是知封函之記。信非虛作。既云二人。方傳吾道。豈容與共同世。且別傳自云。傳禪經者比丘僧會。會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侯道人首尾之言。自爲矛盾。正當隨有一書。謬指晉初。於是後諸作者。或道太康。或言吳末。雷同奔競。無以校焉。既晉初之說。尙已難實。而曇宗記云。晉哀帝時。世高方復治寺。其爲



謬諸過乃懸矣。

漢雒陽支婁迦讖

竺佛朔  
支曜

安玄  
康巨

嚴佛調  
康孟詳

支婁迦讖亦直云支讖。本月支人。操行純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懃著稱。諷誦羣經。志在宣法。漢靈帝時。遊於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嚴等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無錄。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讖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後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漢靈之時。齋道行經。來適雒陽。卽轉梵爲漢。譯人



時滯。雖有失旨。然棄文存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二年。於雒陽出般舟三昧。識爲傳言。河南雒陽孟福。張蓮筆受。時又有優婆塞安玄。安息國人。志性貞白。深沈有理致。博誦羣經。多所通習。亦以漢靈之末。遊賞雒陽。以功號曰騎都尉。性虛靖溫恭。常以法事爲己任。漸解漢言。志宣經典。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者也。玄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經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調本臨淮人。綺年穎悟。敏而好學。世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號爲難繼。調又撰十慧。亦傳於世。



安公稱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巧妙又有沙門支  
曜康巨康孟詳等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之譽馳  
於京雒曜譯成具定意經及小本起等巨譯問地獄  
事經並言直理旨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修行  
本起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衛國得梵本孟詳其  
竺大力譯爲漢文安公云孟詳所出奕奕流便足騰  
玄趣也

魏雒陽曇柯迦羅

康僧鎧

曇帝

帛延

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本中天竺人家世大富常修梵  
福迦羅幼而才悟質像過人詩書一覽皆文義通暢



善學四韋陀論。風雲星宿圖讖運變。莫不該綜。自言天下文理畢已心腹。至年二十五。入一僧房看。遇見法勝毗曇。聊取覽之。茫然不解。慙懃重省。更增惛漠。乃歎曰。吾積學多年。浪志墳典。遊刃經籍。義不再思。文無重覽。今覩佛書。頓出情外。必當理致鉤深。別有精要。於是齋卷入房。請一比丘。略爲解釋。遂深悟因果妙達三世。始知佛教宏曠。俗書所不能及。乃棄捨世榮。出家精苦。誦大小乘經及諸部毗尼。常貴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來至雒陽。於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眾僧。未稟歸戒。正以剪落殊俗。



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旣至。大行佛法。時諸僧  
其請迦羅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廣。佛  
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戒心。止備朝夕。更請  
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迦羅後不知所  
終。時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鎧者。亦以嘉平之末。來至  
雒陽。譯出郁伽長者等四部經。又有安息國沙門曇  
帝。亦善律學。以魏正元之中。來遊雒陽。譯出曇無德  
羯磨。又有沙門帛延。不知何許人。亦才明有深解。以  
魏甘露中。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六部經。後  
不知所終。



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

支謙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於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奉孝服畢。出家勵行。甚峻。爲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眾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徧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



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避地於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爲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眾本。譯爲漢語。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從無量壽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時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



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覩形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恆。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卽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其潔齋靖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



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屬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炎。照耀瓶上。權自手執瓶。瀉於銅盤。舍利所衝。盤卽破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



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卽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卽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祠。乃及佛寺。並欲毀壞。皓曰。此由何而興。若其義教真正。與聖典相應者。當存奉其道。如其無實。皆悉焚之。諸臣僉曰。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遣張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會應機騁辭。文理鋒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旣退。會送於門。時寺側有淫祀者。昱曰。玄化旣孚。此輩何故近而不革。會曰。雷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之細。苟在理。



通則萬里懸應。如其阻塞。則肝膽楚越。豈還歎會才明。非臣所測。願天鑒察之。皓大集朝賢。以馬車迎會。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星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卽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永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



皓當時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一立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其諸羣臣笑以爲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爲。卽祈祀諸廟。永不差愈。采女先有奉法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皓舉頭問曰。佛神大耶。采女云。佛爲大神。皓心遂悟。其語意故。采女卽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過。燒香懺悔。皓叩頭於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問訊道人。請會說法。會卽隨入。皓見問罪福之由。會爲敷析。



辭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祕。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臥。皆願眾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卽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處。更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必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兇麤。不及妙義。唯敘報應近事。以開其心。會於建初寺。譯出眾經。所謂阿難念彌陀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洹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并製經序。辭趣雅



便。義旨微密。並見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會邁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慢三寶。夢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所不論耳。言竟。塔卽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誘肅然毛豎。由此信敬。於寺東更立小塔。遠由大聖神感。近亦康會之力。故圖寫厥像。傳之於今。孫綽爲之贊曰。會公蕭瑟。寔惟令質。心無近累。情有餘逸。厲此幽夜。振彼尤黜。超然遠詣。卓矣高出。有記云。孫皓打試舍。



利。謂非權時。余案皓將壞寺。諸臣咸答。康會感瑞。大皇創寺。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權時。故數家傳記。咸言孫權感舍利於吳宮。其後更試神驗。或將皓也。

吳武昌維祇難

法立

法巨

維祇難。本天竺人也。世奉異道。以火祀爲上。時有天竺沙門。習學小乘。多行道術。經遠行逼暮。欲寄難家宿。難家既事異道。猜忌釋子。乃處之門外。露地而宿。沙門夜密加呪術。令難家所事之火。歛然變滅。於是舉家共出。稽請沙門入室供養。沙門還以呪術變火令生。難既覩沙門神力勝己。卽於佛法大生信樂。乃



捨本所事。出家爲道。依此沙門以爲和尚。受學三藏。妙善四含。遊化諸國。莫不皆奉。以吳黃武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齋曇鉢經梵本。曇鉢者卽法句經也。時吳士共請出經。難旣未善國語。乃共其伴律炎譯爲漢文。炎亦未善漢言。頗有不盡。志在義本。辭近朴質。至晉惠之末。有沙門法立。更譯爲五卷。沙門法巨著筆。其辭味小華也。立又別出小經近百許首。值永嘉末亂。多不復存。

晉長安竺曇摩羅刹

聶承遠

聶道眞

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



燉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爲師。誦經日萬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徧學。貫綜詁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大齋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爲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爲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勌。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



之力也。護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恆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若永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爲之像贊云：「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令穹谷，枯泉漱水，邈矣護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傾拔玄致，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所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擾亂，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澠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



以護匹山巨源論云。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爲流輩矣。其見美後代如此。時有清信士聶承遠。明解有才。篤志務法。護公出經多參正文句。超日明經初譯。頗多煩重。承遠刪正文。偈今行二卷。其所詳定類皆如此。承遠有子道真。亦善梵學。此君父子。比辭雅便。無累於古。又有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護旨。執筆詳校。安公云。護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朴則近本。其見稱若此。護世居燉煌。死而化道。周洽時人。



咸謂燉煌菩薩也。

晉長安帛遠

帛法祚

衛士度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父威達。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行。祖少發道心。啟父出家。辭理切志。父不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思儁徹。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乃於長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爲業。白黑宗稟。幾且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顓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至閑晨靜夜。輒談講道德。於時西府初建。俊乂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達。祖見羣雄交



爭干戈方始。志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刺史。鎮隴上。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名德顯著。眾望所歸。欲令反服。爲己僚佐。祖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恥恨。每加讒構。祖行至汧縣。忽語諸道人及弟子云。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分布經像及資財。都訖。明晨詣輔共語。忽忤輔意。輔使收之行罰。眾咸怪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已後。與張輔爲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遂便鞭之五下。奄然命終。輔後具聞其



事方大惋恨。初祖道化之聲。被於關隴。崤嶺之右。奉之若神。戎晉嗟慟。行路流涕。隴上羌胡。率精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害。悲恨不及。眾咸憤激。欲復祖之讎。輔遣軍上隴。羌胡率輕騎逆戰。時天水故帳下督富整。遂因忿斬輔。羣胡既雪怨恥。稱善而還。其分祖屍。各起塔廟。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後。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以傾險致敗。後少時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爲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



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旣瞑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云。帛祖豐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棲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其見稱如此。祖旣博涉多閑。善通梵漢之語。常譯惟逮弟子本起五部僧等三部經。又注首楞嚴經。又言別譯數部小經。值亂零失。不知其名。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譽。被博士徵。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關隴知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祚



兄不肯反服。輔之所殺。光又逼祚令罷道。祚執志堅。貞以死爲誓。遂爲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光般若經。及著顯宗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後爲武都氏楊難敵所圍。發憤而死。時晉惠之世。又有優婆塞衛士度。譯出道行般若經二卷。士度本司州汲郡之人。陸沈寒門。安貧樂道。常以佛法爲心。當其亡日。清淨澡漱。隱几誦經千餘言。然後引衣屍臥。奄然而卒。

晉建康建初寺帛尸黎蜜

帛尸黎蜜多羅。此云吉友。西域人。時人呼爲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闍軌太伯。旣而



悟心天啟。遂爲沙門。蜜天姿高朗。風神超邁。直爾對之。便卓出於物。晉永嘉中。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爲吾之徒也。由是名顯。太尉庾元規。光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輿。廷尉桓茂倫。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披襟致契。導嘗詣蜜。蜜解帶偃伏。悟言神解。時尙書令卞望之亦與蜜致善。須臾望之至。蜜乃斂襟飾容。端坐對之。有問其故。蜜曰。王公風道期人。卞令軌度格物。故其然耳。諸公於是歎其精神灑屬。皆得其所。桓廷尉嘗欲爲蜜作頌。久之未得。有云。尸黎蜜可謂卓朗。於是桓乃咨



嗟絕歎。以爲標題之極。大將軍王處冲在南夏。聞王周諸公皆器重蜜。疑以爲失鑒。及見蜜。乃欣振奔至。一面盡虔。周顥爲僕射。領選。臨入過造蜜。乃歎曰。若使太平之世。盡得選此賢。真令人無恨也。俄而顥遇害。蜜往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契。梵響陵雲。次誦呪數千言。聲音高暢。顏容不變。旣而揮涕收淚。神氣自若。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王公嘗謂蜜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耳。蜜笑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當時以爲佳言。蜜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語言。蜜雖因傳譯。而神領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



天拔悟得非常。蜜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呪法。蜜譯出孔雀王經。明諸神呪。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於今。晉咸康中卒。春秋八十餘。諸公聞之。痛惜流涕。桓宣武每云。少見高座。稱其精神著出當年。瑯琊王珉師事於蜜。乃爲之序曰。春秋吳楚稱子。傳者以爲先中國。後四夷。豈不以三代之胤行乎。殊俗之禮。以戎狄貪婪。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世之秀。時生於彼。逸羣之才。或侔乎茲。故知天授英偉。豈俟於華戎。自此已來。唯漢世有金日磾。然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性純至。非爲明達足論。高座心造。



高僧傳卷第一  
二  
峯極交儁以神風領朗越過之遠矣。蜜常在石子岡東行頭陀。既卒。因葬於此。成帝懷其風。爲樹刹冢所。後有關右沙門來遊京師。乃於冢處起寺。陳郡謝混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

晉長安僧伽跋澄

佛圖羅刹

僧伽跋澄。此云眾現。罽賓人。毅然有淵懿之量。歷尋名師。備習三藏。博覽眾典。特善數經。闇誦阿毗曇毗婆沙。貫其妙旨。常浪志遊方。觀風弘化。苻堅建元十七年。來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廣。禪數之學甚盛。既至長安。咸稱法匠焉。苻堅祕書郎趙正。崇仰大法。



嘗聞外國宗習阿毗曇毗婆沙。而跋澄諷誦。乃四事  
禮供。請釋梵文。遂其名德。法師釋道安等。集僧宣譯。  
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受爲梵文。佛  
圖羅刹宣譯。秦沙門敏智。筆受爲晉本。以僞秦建元  
十九年譯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訖。初跋澄又齋婆須  
蜜梵本。自隨。明年趙正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難  
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梵本。秦沙門佛念宣譯。惠  
嵩筆受。安公法和對其校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迄今。  
跋澄戒德整峻。虛靜離俗。關中僧眾。則而象之。後不  
知所終。佛圖羅刹。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粹。該覽經典。



久遊中土。善閑漢言。其宣譯梵文。見重苻世。

晉長安曇摩難提

趙正

曇摩難提。此云法喜。兜佉勒人。韶年離俗。聰慧夙成。研諷經典。以專精致業。徧觀三藏。聞誦增一阿含經。博識洽聞。靡所不綜。是以國內遠近。咸共推服。少而觀方。徧涉諸國。常謂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東入。以苻氏建元中。至於長安。難提學業既優。道聲甚盛。苻堅深見禮接。先是中土羣經。未有四含。堅臣武威太守趙正。欲請出經。時慕容沖已叛。起兵擊堅。關中擾動。正慕法情深。忘身爲道。乃請安



公等於長安城中集義學僧請難提譯出中增一二  
阿含并先所出毗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  
傳譯惠嵩筆受自夏迄春縣涉兩載文字方具及姚  
萇寇逼關內人情危阻難提乃辭還西域不知所終  
其時也苻堅初敗羣鋒互起戎妖縱暴民流四出而  
猶得傳譯大部蓋由趙正之力正字文業雒陽清水  
人或曰濟陰人年十八爲僞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  
侍郎武威太守爲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  
謂闔然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無所迴避  
苻堅末年寵惑鮮卑情於治政正因歌諫曰昔聞孟



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堅動容  
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棗。布葉垂重蔭。外雖饒  
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  
捷。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乃願欲出家。堅惜  
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我  
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後  
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郗恢。欽其風尚。  
逼其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矣。

晉廬山僧伽提婆

僧伽羅叉

僧伽提婆。此言眾天。或云提和。音訛故也。本姓瞿曇。



氏。罽賓人。入道修學。遠求明師。學通三藏。尤善阿毗  
曇心。洞其纖旨。常誦三法度論。晝夜嗟味。以爲入道  
之府也。爲人儁朗。有深鑒。而儀止溫恭。務在誨人。恂  
恂不怠。苻氏建元中。來入長安。宣流法化。初僧伽跋  
澄出婆須蜜。及曇摩難提所出二阿含毗曇廣說三  
法度等。凡百餘萬言。屬慕容之難。戎敵紛擾。兼譯人  
造次。未善詳悉。義旨句味。往往不盡。俄而安公棄世。  
未及改正。後東山清平。提婆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  
適雒陽。四五年間。研講前經。居華稍積。傳明漢語。方  
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和慨歎未定。乃更令提婆



出阿毗曇及廣說眾經。頃之姚興王秦法事甚盛。於是法和入關。而提婆度江。先是廬山慧遠法師。翹慙妙典。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遠賓。聞其至止。卽請入廬岳。以晉太元之中。請出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於般若臺。手執梵文。口宣晉語。法華存實。務盡義本。今之所傳。蓋其文也。至隆安元年。來遊京師。晉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東亭侯瑯琊王珣。淵懿有深信。扶持正法。建立精舍。廣招學眾。提婆旣至。珣卽延請。仍於其舍講阿毗曇。名僧畢集。提婆宗致。旣精辭旨。明析振發。義理眾咸悅悟。



時王僧珍亦在座聽。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綱道人。僧珍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覈耳。其敷析之明。易啟人心如此。其年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釋慧持等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罽賓沙門僧伽羅義執梵本。提婆翻爲晉言。至來夏方訖。其在河洛左右。所出眾經百餘萬言。歷遊華梵。備悉風俗。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譽。莫不聞焉。後不知所終。

### 晉長安竺佛念

竺佛念涼州人。弱年出家。志業清堅。外和內朗。有通



敏之鑒。諷習眾經。麤涉外典。其蒼雅詁訓。尤所明達。少好遊方。備貫風俗。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梵音義。莫不兼釋。故義學之譽。雖闕。洽聞之聲。甚著。苻氏建元中。有僧伽跋澄曇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正請出諸經。當時名德。莫能傳譯。眾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念譯爲晉。質斷疑義。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年正月。復請曇摩難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於長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爲譯。敷析研覈。二載乃竟。二含之顯。念宣譯之功也。自世高支謙已後。莫踰於念。自苻姚二代。爲譯人之宗。故關中僧眾。咸共嘉焉。其後續自



出菩薩瓔珞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陰經等始就  
治定意多未盡遂爾遘疾卒於長安遠近白黑莫不  
歎惜矣

晉江陵辛寺曇摩耶舍

竺法度

曇摩耶舍此云法明。罽賓人。少而好學。年十四爲弗  
若多羅所知。長而氣幹高爽。雅有神慧。該覽經律。明  
悟出羣。陶思八禪。遊心七覺。時人方之浮頭婆馱。孤  
行山澤。不避虎兇。獨處思念。動移宵日。常於樹下。每  
自剋責。年將三十。尙未得果。何其懈哉。於是累日不  
寢不食。專精苦到。以悔先罪。乃夢見博父天王語之。



曰。沙門當觀方弘化。曠濟爲懷。何守小節獨善而已。道假眾緣。復須時熟。非分強求。死而無證。覺自思惟。欲遊方授道。旣而踰歷名邦。履踐郡國。以晉隆安中。初達廣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誦毗婆沙律。人咸號爲大毗婆沙。時年已八十五。徒眾八十五人。時有清信女張普明。諮受佛法。耶舍爲說佛生緣起。并爲譯出差摩經一卷。至義熙中。來入長安。時姚興僭號甚崇佛法。耶舍旣至。深加禮異。會有天竺沙門曇摩掘多。來入關中。同氣相求。宛然若舊。因共出舍利弗阿毗曇。以僞秦弘始九年初書梵文。至十六年翻譯方竟。



凡二十二卷。僞太子姚泓親管理味。沙門道標爲之作序。耶舍後南遊江陵。止於辛寺。大弘禪法。其有味靜之賓。披榛而至者。三百餘人。凡士庶造者。雖先無信心。見皆敬悅。自說有一師一弟子修業。並得羅漢傳者。失其名。又嘗於外門閉戶坐禪。忽有五六沙門來入其室。又時見沙門飛來樹端者。往往非一。常交接神明。而俯同矇俗。雖道迹未彰。時人咸謂已階聖果。至宋元嘉中。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漢之言。常爲譯語。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來求利。中途於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長名金迦。



入道名法度。度初爲耶舍弟子。承受經法。耶舍旣還外國。度便獨執矯異。規以攝物。乃言專學小乘。禁讀方等。唯禮釋迦。無十方佛。食用銅鉢。無別應器。又令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陽尹顏竣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張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業弘光等諸尼。習其遺風。東土尼眾。亦時傳其法。

高僧傳初集卷第一

音釋

鋒鏑

鋒敷容切。劍鉞也。鏑丁歷切。箭鏃也。

愔

於金切。

雒

與洛同。

儔

祖峻切。與俊同。



英傑 **薨** 呼肱切王 **臺** 無匪切臺 **邾** 居雄切邾 **跽** 渠

也 **歛** 許勿切 **燉** 徒昆切燉 **勑** 與倦 **汧** 輕煙切水

也 **嶠** 嶠胡交切嶠 **嶠** 嶠胡交切嶠 **嶠** 嶠胡交切嶠 **嶠** 嶠胡交切嶠

縣 **嶠** 嶠胡交切嶠 **嶠** 嶠胡交切嶠 **嶠** 嶠胡交切嶠 **嶠** 嶠胡交切嶠

人 **罽** 罽語也此云賤 **齒** 徒聊切始 **萇** 直良 **闍** 廉

切 **覈** 下革切 **兕** 序姊切似牛 **齒** 徒聊切始 **萇** 直良 **闍** 廉

考 **覈** 下革切 **兕** 序姊切似牛 **齒** 徒聊切始 **萇** 直良 **闍** 廉

實 **覈** 下革切 **兕** 序姊切似牛 **齒** 徒聊切始 **萇** 直良 **闍** 廉

也 **覈** 下革切 **兕** 序姊切似牛 **齒** 徒聊切始 **萇** 直良 **闍** 廉

也 **覈** 下革切 **兕** 序姊切似牛 **齒** 徒聊切始 **萇** 直良 **闍** 廉







高僧傳初集卷第二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譯經中

晉長安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倜儻不羣。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爲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過目必解。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鱗。法生智子。諸國娉之。並不肯行。及見摩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旣



而懷什。什在胎時。其母慧解倍常。聞雀黎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卽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窮淵致。眾咸歎異。有羅漢達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爲說舍利弗在胎之證。及什生之後。還忘前言。久之。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男。名弗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塚間枯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苦本。定求離俗。誓至落髮。不咽飲食。至六日夜。氣力縣乏。疑不達旦。夫乃懼而許焉。以未剃髮故。猶不嘗進。卽勅人爲除髮。乃下飲食。次旦受戒。仍業禪法。專精匪



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誦毗曇既過。師授其義。卽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人以其母王女利養甚多。乃攜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渡辛頭河。至罽賓。遇名德法師盤頭達多。卽罽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大量。才明博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博。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卽崇以師禮。從受雜藏中長二舍。凡四百萬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卽請入集外道論師。其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



頗不遜。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言。王益敬異。日給鵝脂一雙。粳米麴各三斗。酥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彌十人。營視掃灑。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攜還龜茲。諸國皆聘以重爵。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曰。常當守護此沙彌。若至年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鞠多無異。若戒不全。無能爲也。止可才明。僞藝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卽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



答云。兒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修智諸品。無所諮受。而備達其妙。又於六足諸問。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彌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恥其不逮。必見勉強。二龜茲王必謂什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交好。王許焉。卽設大會。請什升座說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重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學韋陀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事。又博覽四韋陀典。及五明諸論。陰陽星算。莫不畢盡。妙達吉凶。



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厲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  
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莎車王子參軍王子兄  
弟二人。委國請從而爲沙門。兄字須利耶跋陀。弟字  
須耶利蘇摩。蘇摩才技絕倫。專以大乘爲化。其兄及  
諸學者皆共師焉。什亦宗而奉之。親好彌至。蘇摩後  
爲什說阿耨達經。什聞陰界諸入皆空無相。怪而問  
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破壞諸法。答曰。眼等諸法非  
真實有。什旣執有眼根。彼據因成無實。於是研覈大  
小。往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歸。遂專務方等。乃歎曰。  
吾昔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鋌石爲妙。因廣求義要。



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頃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卽龜茲之北界。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旣至。以二義相檢。卽迷悶自失。稽首歸依。於是聲滿葱左。譽宣河外。龜茲王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宗。莫之能抗。時王女爲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羣經。特深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迺更設大集。請開方等經奧。什爲推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十誦律。有頃。什



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尋衰。吾其去矣。行至天竺。進登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闡真丹。傳之東土。唯爾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洗悟矇俗。雖復身當爐鑊。苦而無恨。於是畱住龜茲。止於新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蔽文。唯見空牒。什知是魔所爲。誓心踰山。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汝是智人。何用以讀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祕奧。龜茲王爲造金師。



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顧。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弘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奔神國。什得師至。欣遂本懷。卽爲師說德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相。而欲尙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滯名相。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空乎。如昔狂人。令續師續縣。極令細好。續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麤。續師大怒。



乃指空示曰。此是細縷。狂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良匠。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績師。師亦効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反啟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禮什爲師。言和尙是我大乘師。我是和尙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儔。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旣道流西域。名被東國。時苻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於正殿引見。二王因說堅云。西域多產珍



奇。乃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苻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卽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等。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餞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



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剋龜茲。卽馳驛送什。光軍未到。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日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旣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尙少。乃凡人戲之。强妻以龜茲王女。什拒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醕酒。同閉密室。什被逼旣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慙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



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稱年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而反。尋皆殄滅。光至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眾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問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旣



而纂敗績於合黎。俄又郭馨作亂。纂委大軍輕還。復爲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義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義誑詐。告資曰。義不能爲。蓋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旣而義治無効。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



龍翔殿。俄而有黑龍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  
爲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  
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  
變。宜克己修德。以答天威。纂不納。與什博戲。殺碁曰。  
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  
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  
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爲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  
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旣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  
化。苻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聞其高名。  
虛心要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爲姚謀。不許東入。



及薨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於廟庭。逍遙園葱變爲茝。以爲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於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畱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勸。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旣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眾經。什旣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旣覽舊經。義多紕繆。皆由先譯。



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碧僧遷法欽。道流道恆。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眾心愜伏。莫不欣讚。興以佛道冲邃。其行唯善。信爲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論。以勸示因果。王公已下。並欽讚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品。金剛般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量壽。



新賢劫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彌勒成佛。彌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本。釋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諸論。凡三百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於時四方義士。萬里必集。盛業久大。於今式仰。龍光釋道。生慧解入微。玄構文外。每恐言舛。入關請決。廬山釋慧遠。學貫羣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疑義多端。乃封以諮什。語見遠傳。初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爲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



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  
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什常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  
山育明德。流薰萬由延。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  
爲十偈。辭喻皆爾。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廣。常歎曰。吾  
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  
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唯爲姚  
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辭  
喻婉約。莫非玄奧。什爲人神情鑒徹。傲岸出羣。應機  
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汎愛爲心。虛己善誘。終  
日無倦。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



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自爾已來。不住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豐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初什在龜茲。從卑摩羅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眾。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敬耳。又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



終日少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  
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眾僧  
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  
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  
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  
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眾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  
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僞秦弘始十一年八  
月二十日卒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卽於逍遙  
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後外國  
沙門來云。羅什所諳。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羅耆



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爲本。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爲名焉。然什死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尋七與十一字或訛誤。而譯經錄中猶有十一年者。容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

晉長安弗若多羅

弗若多羅。此云功德華。罽賓人也。少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而專精十誦律部。爲外國師宗。時人咸謂已階聖果。以僞秦弘始中。振錫入關。秦主姚興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挹其戒範。厚相崇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闡。聞多羅旣善斯部。咸共思慕。以僞秦



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義學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延請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獲二。多羅遘疾。奄然棄世。眾以大業未卒。而匠人逝往。悲恨之深。有踰常痛。

### 晉長安曇摩流支

曇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棄家入道。偏以律藏馳名。以弘始七年秋。達自關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廬山釋慧遠聞支旣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書通好曰。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以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律戒。所關尤多。頃有西域道



士弗若多羅。是罽賓人。其諷十誦梵本。有羅什法師  
通才博見。爲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喪  
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仁者。齋此  
經自隨。甚欣所遇。冥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弘道  
爲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悋。若能爲律學  
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  
失無上之津。澡懷勝業者。日月彌朗。此則惠深德厚。  
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悉諸道人所  
具。流支旣得遠書。及姚興敦請。乃與什共譯十誦都  
畢。研詳考覆。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煩未善。旣而什



化不獲刪治。流支住長安大寺。慧觀欲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是遊化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於涼土。未詳。

晉壽春石礪寺卑摩羅義

卑摩羅義。此云無垢眼。罽賓人。沈靜有志力。出家履道。苦節成務。先在龜茲。弘闡律藏。四方學者競往師之。鳩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茲陷沒。乃避地烏纏。頃之。聞什在長安。大弘經藏。又欲使毗尼勝品。復治東國。於是杖錫流沙。冒險東渡。以僞秦弘始八年達白關中。什以師禮敬待。義亦以遠遇欣然。及羅什棄世。



又乃出遊關左。逗於壽春。止石澗寺。律徒雲聚。盛闡毗尼。羅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最後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逐其義要。改名善誦。又後齋往石澗。開爲六十一卷。最後一誦。改爲毗尼誦。故猶二名存焉。頃之。南適江陵。於新寺夏坐。開講十誦。旣通漢言。善相領納。無作妙本。大闡當時。析文求理者。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殷矣。律藏大弘。又之力也。道場慧觀。深括宗旨。記其所制內禁輕重。撰爲二卷。送還京師。僧尼披習。競相傳寫。時聞者諺曰。卑羅鄙語。慧觀才錄。都人繕寫。紙貴如玉。今猶行於世。爲後



生法矣。又養德好閑。棄諠離俗。其年冬。復還壽春石澗。卒於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又爲人眼青。時人亦號爲青眼律師。

晉長安佛陀耶舍

佛陀耶舍。此云覺名。罽賓人。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腳攣蹙。不能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卽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爲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



見餘殞。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二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恆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然性度簡傲。頗以知見自處。謂少堪己師。故不爲諸僧所重。但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戒。莫爲臨壇。所以向立之歲。猶爲沙彌。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世間法術。多所綜習。年二十七。方受具戒。恆以讀誦爲務。手不釋牒。每端坐思義。不覺虛中過時。其專精如此。後至沙勒國。國王不忿。請三千僧會。耶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磨弗多。此言法子。見耶舍容服端雅。



問所從來。耶舍訓對清辯。太子悅之。仍請畱宮內供養。待遇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什旣隨母還龜茲。耶舍畱止。頃之。王薨。太子卽位。時苻堅遣呂光等西伐龜茲。龜茲王急求救於沙勒。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畱輔太子。委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王歸。具說羅什爲光所執。舍乃歎曰。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之。裹糧欲去。國人畱之。復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



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卽便夜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爲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縣。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



之卽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旣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旣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幾慎重。信敦喻。方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於時羅什出十住經一月餘日。疑難猶豫。尙未操筆。耶舍旣至。其相徵決。辭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賞要。舍爲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毗婆沙。旣爲羅什之師。亦稱大毗婆沙。四事供養。衣鉢臥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姚興爲貨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僞司隸校



尉姚爽請令出之。疑其遺謬。乃試耶舍。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一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眾服其強記。卽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出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爲秦言。道含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顯耶舍布絹萬疋。悉不受。道含佛念布絹各千疋。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顯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晉京師道場寺佛馱跋陀羅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



飯王之苗裔也。祖父達摩提婆。此云法天。嘗商旅於北天竺。因而居焉。父達摩脩耶利。此云法日。父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爲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爲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爲業。眾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勤。博學羣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暫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



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覩法眾清淨。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真匠。發悟莫由。卽諮詢國眾。孰能流化東土。僉曰。有佛馱跋陀者。出生天竺。那呵梨城。族姓相承。世遵道學。其童亂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業於大禪師佛大先。先時亦在罽賓。乃謂嚴曰。可以振維僧徒。宣授禪法者。佛馱跋陀其人也。嚴旣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眾辭師。裹糧東逝。步驟三載。縣歷寒暑。旣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



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舶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舶還向島下。眾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舶主乃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夜之中。忽令眾舶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舶獨發。俄爾賊至。畱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卽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因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爾。何必能稱美談。什



每有疑義。必共諮決。秦太子泓欲聞賢說法。乃要命羣僧。集論東宮。羅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曰。法云何空。答曰。眾微成色。色無自性。故唯色常空。又問。旣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答曰。羣師或破析一微。我意謂不爾。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眾微空。以眾微故。一微空。時寶雲譯出此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塵是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眾微。微無自性。則爲空矣。寧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問答之大意也。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



並往來宮闕。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眾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旣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爲顯異惑眾。又賢在長安大弘禪業。四方樂靜者並聞風而至。但染學有淺深。所得有濃淡。澆僞之徒因而詭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言得阿那含果。賢未卽檢問。遂致流言大被謗黷。將有不測之禍。於是徒眾或藏名潛去。或踰牆夜走。半日之中。眾散殆盡。賢乃怡然不以介意。時舊僧僧碧道恆等謂賢曰。佛尙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舶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互起同異。旣於律有違。理不同。



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畱。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畱甚易。但恨懷抱未伸。以爲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識真之眾咸共歎惜。白黑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悵恨。乃謂道恆曰。佛賢沙門協道來遊。欲宣遺教。緘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因勅令追之。賢謂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傾蓋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舩。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關中眾僧解其擯事。



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山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舶主。旣而訊訪。果是天竺五舶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爲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豹隨府。屆於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少畱。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卽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慙愧。旣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遠。非凡所測。豹深歎異。以啟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



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賢儀軌率素。不同華俗。而志韻清遠。雅有淵致。京師法師僧弼。與沙門寶林書曰。道場禪師。甚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其見稱如此。先是沙門支法領。於于闐得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未有宣譯。到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卽請賢爲譯匠。乃手執梵文。其沙門法業。慧義。慧嚴等百有餘人。於道場譯出。詮定文旨。會通華梵。妙得經意。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又沙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復請賢譯爲晉文。語在顯傳。其先後所出觀佛三昧海。



六卷。泥洹及修行方便論等。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並究其幽旨。妙盡文意。賢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矣。

晉河西曇無讖

道進法盛

安陽侯法維

道普僧表

曇無讖。或云曇摩讖。或云曇無讖。蓋取梵音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歲遭父憂。隨母傭織毳毼爲業。見沙門達摩耶舍。此云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養。其母羨之。故以讖爲其弟子。十歲同學數人。讀呪聰敏。出羣。誦經日得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精辯。莫能酬抗。後遇白頭禪師。共讖論議。習業旣異。



交諍十旬。讖雖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讖服其  
精理。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見不。禪師卽授以  
樹皮涅槃經本。讖尋讀驚悟。方自慙恨。以爲坎井之  
識。久迷大方。於是集眾悔過。遂專業大乘。至年二十  
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讖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  
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  
屬莫敢往者。讖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讖。讖曰。王以法  
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不違大義。何爲見怒。傍人  
爲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畱供養之。讖  
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爲大呪師。後隨王入山。



王渴須水不能得。讖乃密呪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於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讖以久處致厭。乃辭往罽賓。齋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經。菩薩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槃。乃東適龜茲。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讖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讖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動。明旦。讖持經去。不以爲重。盜者見之。謂是聖



人悉來拜謝。時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自稱爲王。聞讖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經本。讖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卽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惠嵩道朗獨步河西。值其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橫。讖臨機釋滯。清辯若流。兼富於文藻。辭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次譯大集大雲悲華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萬言。讖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外國究尋。值其母亡。遂畱歲餘。後於于



闡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譯之。後又遣使于闐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爲三十三卷。以僞玄始三年初就翻譯。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表方竟。卽宋武永初二年也。識云。此經梵本三萬五千偈。於此方減百萬言。今所出者止一萬餘偈。識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遜不信。欲躬見爲驗。識卽以術加遜。遜見而駭怖。識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識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僞承玄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枹罕。以世



子興國爲前驅。爲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伏失守。暮末與興國俱獲於赫連勃勃。後爲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爲亂兵所殺。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卽欲遣斥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遜先爲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識又格言致諫。遜乃改心而悔焉。時魏虜拓跋燾聞識有道術。遣使迎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識。便卽加兵。遜旣事識日久。未忍聽去。後又遣僞太常高平公李順策拜蒙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遜曰。聞彼有曇摩識法師。博通多識。羅什



之流。祕呪神驗。澄公之匹。朕思欲講道。可馳驛送之。  
遜與李順。譙於新樂門上。遜謂順曰。西蕃老臣蒙遜。  
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苟見蹙迫。前。  
遣表求畱。曩無讖。而今使來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  
俱死。實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詎覺幾時。順曰。王款誠。  
先著。遣愛子入侍。朝廷欽王忠績。故顯嘉殊禮。而王。  
以一胡道人。虧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來之。  
美。豈朝廷相待之厚。竊爲大王不取。主上虛襟之至。  
弘文所知。弘文者。遜所遣聘魏之使也。遜曰。太常口。  
美如蘇秦。恐情不副辭耳。遜旣客讖。不遣。又迫魏之。



強至遜義和三年三月。讖因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去。乃密圖害讖。僞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臨發之日。讖乃流涕告眾曰。讖業對將至。眾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不容停。比發。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黑白遠近咸共嗟焉。旣而遜左右常白日見鬼神。以劍擊遜。至四月。遜寢疾而亡。初讖在姑臧。有張掖沙門道進欲從讖受菩薩戒。讖云。且悔過。乃竭誠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詣讖求受。讖忽大怒。進更思惟。但是我業障未消耳。乃戮力三年。且禪且定。卽於定中見釋迦文佛與



諸大士授已戒法。其夕同止十餘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欲詣讖說之。未至數十步。讖驚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爲汝作證。次第於佛像前爲說戒相。時沙門道朗。振譽關西。當進感戒之夕。朗亦通夢。乃自卑戒臘。求爲法弟。於是從進受者千有餘人。傳授此法。迄至於今。皆讖之餘則有別記云。菩薩地持經。應是伊波勒菩薩傳來此土。後果是讖所傳譯。疑讖或非凡也。蒙遜有從弟沮渠安陽侯者。爲人強志疏通。涉獵書記。因讖入河西。弘闡佛法。安陽乃銳意內典。奉持五禁。所讀眾經。卽能諷誦。常以爲務學。



多聞大士之盛業。少時嘗度流沙。至于闐國。於瞿摩  
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馱斯那。諮問道義。斯那本學  
大乘。天才秀發。誦半億偈。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號  
爲人中師子。安陽從受禪祕要治病經。因其梵本。口  
誦通利。旣而東歸。於高昌得觀世音彌勒二觀經各  
一卷。及還河西。卽譯出禪要。轉爲晉文。及僞魏吞併  
西涼。乃南奔於宋。晦志卑身。不交世務。常遊止塔寺。  
以居士自卑。初出彌勒觀音二觀經。丹陽尹孟覲見。  
而善之。深加賞接。後竹園寺慧濬尼。復請出禪經。安  
陽旣通習積久。臨筆無滯。旬有七日。出爲五卷。頃之。



又於鍾山定林寺譯出佛母般泥洹經一卷。安陽居  
絕妻孥。無欲榮利。從容法侶。宣通正法。是以黑白咸  
敬而嘉焉。後邁疾而終。識所出諸經。至元嘉中方傳  
建業。道場慧觀法師志欲重尋涅槃後分。乃啟宋太  
祖資給。遣沙門道普將書吏十人西行尋經。至長廣  
郡。舶破傷足。因疾而卒。道普臨終歎曰。涅槃後分與  
宋地無緣矣。普本高昌人。經遊西域。徧歷諸國。供養  
尊影。頂戴佛鉢。四塔道樹足跡形像。無不瞻覲。善能  
梵書。備諸國語。遊履異域。別有大傳。時高昌後有沙  
門法盛。亦經往外國立傳。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維釋



僧表並經往佛國云。

高僧傳初集卷第二

音釋

倜儻

倜他歷切儻卓異也

龜茲

龜音丘茲牆之名

麤

於

黑子

娉娶問也

挫側臥切

腊

乾思亦切

毬

渠竹

鋤上

似金

纂作管

茝香

草也

紕

紕匹

夷切

疏也

碧

良灼

舛昌充切

嘔噦

噦於月切

嘔吐也

攣

攣切

呂員

切

攣也

足不能行也

殞疾

殞又死

人骨也

媵

以證切

從

切

覲

財施覲初覲此云

舶大船也

纜

盧瞰切

維

黠

徒谷

痛

謗也

毳毼切

毼毛席也

騰

覲

徒歷切



高僧傳初集卷第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譯經下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

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齟齬而亡。其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爲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住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其母欲見之。不得。爲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



至性過人。葬事畢。仍卽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畱。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爲君憂耳。言訖卽還。賊棄穀而去。眾僧數百人。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準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於葱嶺。



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皆漢之張騫甘英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柰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冥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嶮。阻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



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眾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旣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畱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迹。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反。路窮幽梗。止有一逕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麤素。而神氣雋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耆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



更追至山所。有橫石塞於室口。遂不得入。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與眾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效。沙門爲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眾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徧。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波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畱三年。學梵語梵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畱或亡。顧影唯己。常懷悲慨。忽於玉像前。



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扇供養。不覺淒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雜二含。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旣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值暴風水。眾皆惶懼。卽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眾僧。舶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舶震懼。眾咸皆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眾俱亡。其欲推之。法顯檀越厲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爾。便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



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僂俛而止。旣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卽乘船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者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獵者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勞。顯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畱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駄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論。垂有百餘萬言。顯旣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



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眾咸慟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焉。

宋黃龍釋曇無竭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幼爲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爲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



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共齎旛蓋供養之具。發迹此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障氣千重。層冰萬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爲橋。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煙爲幟。後人見煙。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煙。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經三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轉相攀。經三日方過。及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



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漢言師子口。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覩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畱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天竺禪師佛馱多羅。此云覺救。彼方咸云已證聖果。無竭請爲和尚。漢沙門志定爲阿闍梨。停夏坐三月。日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旣空曠。唯齋石蜜爲糧。同侶而有十三人。八人於路並死。餘五人同行。無竭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齋。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羣。無竭稱名歸命。卽有師子從林。



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恆河。復值野牛一羣。鳴吼而  
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  
散。遂得免之。其誠心所感。在險克濟。皆此類也。後於  
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所歷事迹。別有記傳。其所  
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於京師。後不知所終。

宋建康龍光寺佛馱什

佛馱什。此云覺壽。罽賓人。少受業於彌沙塞部僧。專  
精律品。兼達禪要。以宋景平元年七月。屆於揚州。先  
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塞律梵本。未及翻譯。而  
法顯遷化。京邑諸僧聞什既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



以其年冬十一月集於龍光寺。譯爲三十四卷。稱爲五分律。什執梵文。于闐沙門智勝爲譯。龍光道生。東安慧嚴。其執筆參正。宋侍中瑯琊王練爲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於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並行於世。什後不知所終。

宋河西浮陀跋摩

浮陀跋摩。此云覺鎧。西域人也。幼而履操明直。聰悟出羣。習學三藏。偏善毗婆沙論。常誦持此部。以爲心要。宋元嘉之中。達於西涼。先有沙門道泰。志用強慤。少遊葱右。徧歷諸國。得毗婆沙梵本。十有萬偈。還至



姑臧側席虛襟。企待明匠。聞跋摩遊心此論。請爲翻譯。時蒙遜已死。子牧犍襲位。以犍承和五年歲次丁丑四月八日。卽宋元嘉十四年。於涼州城內閑豫宮中。請跋摩譯焉。泰卽筆受。沙門慧嵩道朗。與義學僧三百餘人。考正文義。再周方訖。凡一百卷。沙門道挺爲之作序。有頃。魏虜拓跋燾西伐姑臧。涼土崩亂。經書什物。皆被焚蕩。遂失四十卷。今唯有六十卷存焉。跋摩避亂西反。不知所終。

宋京師枳園寺釋智嚴

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懃著名。納衣宴



坐蔬食永歲。每以本域丘墟。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誥。遂周流西國。進到罽賓。入摩天陀羅精舍。從佛馱先比丘。諮受禪法。漸染三年。功踰十載。佛馱先見其禪思有緒。特深器異。彼諸道俗聞而歎曰。秦地乃有求道沙門矣。始不輕秦類。敬接遠人。時有佛馱跋陀比丘。亦是彼國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令傳法中土。跋陀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越沙險。達自關中。常依隨跋陀。止長安大寺。頃之。跋陀橫爲秦僧所擯。嚴亦分散。憩於山東精舍。坐禪誦經。勵力精學。晉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長安。剋捷旋旆。塗步山東。時



始興公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同止三僧。各坐繩牀。禪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覺。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還閉。問不與言。恢心敬精奇。訪諸耆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也。恢卽啟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者。旣屢請。慊至。二人推嚴隨行。恢道懷素篤。禮事甚殷。還都卽住始興寺。嚴性虛靜。志避諠塵。恢乃爲於東郊之際。更起精舍。卽枳園寺也。嚴前還於西域。所得梵本眾經。未及譯寫。到元嘉四年。乃其沙門寶雲譯出。普曜廣博嚴淨四天王等經。嚴在寺不受別請。常分衛白資。道化所被。幽顯咸伏。有



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聞鬼相語。嚴公至。當辟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禮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恆見鬼來。吁呵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羣鬼。迸散。嚴旣進。爲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方。無所滯著。稟性沖退。不自陳敘。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羅



漢不敢判決。乃爲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勒。彌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罽賓。無疾而化。時年七十八。彼國法。凡聖燒身之處。各有其所。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辨。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羽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人也。但未知果向中間深淺耳。

宋六合山釋寶雲

釋寶雲。未詳氏族。傳云涼州人。少出家。精勤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方直純素爲名。而求法



懇惻忘身。徇道志欲躬覩靈迹。廣尋經要。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踰雪嶺。懃苦艱危。不以爲難。遂歷于闐天竺諸國。備覩靈異。乃經羅刹之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迹。多所瞻禮。雲在外域。徧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詰訓悉皆備解。後還長安。隨禪師佛馱跋陀業。禪師進道。俄而禪師橫爲秦僧所擯。徒眾悉同其咎。雲亦奔散。會廬山釋慧遠。解其擯事。共歸京師。安止道場寺。眾僧以雲志力堅猛。弘道絕域。莫不披襟諮問。敬而愛焉。雲譯出新無量壽。晚出諸經。多雲所治定。華梵兼通。



音訓允正。雲之所定。眾咸信服。初關中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於苻姚二代。顯出眾經。江左譯梵。莫踰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弘通法藏。沙門慧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遂適六合山寺。譯出佛本行讚經。山多荒民。俗好草竊。雲說法教誘。多有改悟。禮事供養。十室而九。頃之。道場慧觀臨亡。請雲還都。總理寺任。雲不得已而還。居道場歲許。復更還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四。其遊履外國。別有記傳。

宋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刹利種。累世爲王。治在罽賓國。祖父呵梨跋陀。此言師子賢。以剛直被徒。父僧伽阿難。此言眾喜。因潛隱山澤。跋摩年十四。便機見。備達深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辦之。跋摩啟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日。煮油。誤澆其指。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尙不能代。況三途耶。母乃悔悟。終身斷殺。至年十八。相工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撫臨大國。南面稱尊。若不樂世榮。當獲聖果。至



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萬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人號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罽賓國王薨。絕無紹嗣。眾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羣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違眾。林棲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到師子國。觀風弘教。識真之眾。咸謂已得初果。儀形感物。見者發心。後至闍婆國。初未至一日。闍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果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爲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



今果王迫以母勅。卽奉命受戒。漸染旣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鬪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白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腳。跋摩爲呪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修道。因告羣臣曰。吾欲躬棲法門。卿等可更擇明主。羣臣皆拜伏。勸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兇強。恃嶮相對。如失恩覆。則黔首奚處。大王天慈寧不愍命。敢以死請。伸其悃悞。王不



忍固違。乃就羣臣請三願。若許者當畱治國。一願凡所王境。同奉和尚。二願盡所治內。一切斷殺。三願所有儲財。賑給貧病。羣臣歡喜。僉然敬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王後爲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腳指。跋摩又爲呪治。有頃平復。道化之聲播於遐邇。隣國聞風。皆遣使要請。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餐稟。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啟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卽勅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儁等。往彼祈請。并致書於跋摩。及闍婆王。婆多伽等。必希顧臨。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聖化



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商人竺難提舶。欲向一小國。會值便風。遂至廣州。故其遺文云。業行風所吹。遂至於宋境。此之謂也。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勅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峙。峰嶺高絕。跋摩謂其髣髴耆闍。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汙。時眾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



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眾僧講法。實由跋摩化導之力也。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扞之而去。於是山旅水賓。去來無梗。感德歸化者。十有七八焉。跋摩嘗於別室坐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立。亘室瀾漫。生青蓮華。沙彌驚恐大呼。往逐師子。豁無所見。其靈異無方。類多如此。後文帝重勅觀等。復更敦請。乃汎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達於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慇懃。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徇物。不獲從志。法



師旣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剋己苦躬。將何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天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爲弘濟耶。帝乃撫几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眞謂開悟明達。可與言天。



人之際矣。乃勅住祇洹寺。供給隆厚。王公英彥莫不  
宗奉。俄而於寺開講法華及十地法席之日。軒蓋盈  
衢。觀矚往還。肩隨踵接。跋摩神府自然妙辯天逸。或  
時假譯人而往復懸悟。後祇洹慧義請出菩薩善戒。  
始得二十八品。後弟子代出二品。成三十品。未及繕  
寫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猶有兩本。或稱菩薩戒地。初  
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城請外國伊葉波  
羅譯出雜心。至擇品而緣礙遂輟。至是更請跋摩譯  
出後品。足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磨。優婆塞五  
戒略論。優婆塞二十四戒等。凡二十六卷。並文義詳



允。梵漢弗差。時景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尼。那得二眾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眾發。設不本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不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隨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十人不滿。且分學宋語。別因西域居士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華布席。唯跋摩所坐華彩更鮮。眾咸崇以聖禮。夏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先起還閤。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



十有五。未終之前。預告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已證二果。手自對緘。付弟子阿沙羅云。我終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終之後。卽扶坐繩牀。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匹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詔者。卽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闍毗之。四部鱗集。香薪成積。灌之香油。以燒遺陰。五色燄起。氛氲麗空。是時天景澄朗。道俗哀歎。仍於其處起立白塔。欲重受戒諸尼。悲泣望斷。不能自勝。初跋摩至京。文帝欲從受菩薩戒。會虜寇侵疆。



未及諮稟。奄而遷化。以本意不遂。傷恨彌深。乃令眾僧譯出其遺文云。

前頂禮三寶	淨戒諸上座	濁世多諂曲
虛僞無誠信	愚惑不識真	懷嫉輕有德
是以諸賢聖	現世晦其迹	我求那跋摩
命行盡時至	所獲善功德	今當如實說
不以諂曲心	希有求名利	爲勸眾懈怠
增長諸佛法	大法力如是	仁者咸諦聽
我昔曠野中	初觀於死屍	臃脹蟲爛壞
臭穢膿血流	繫心緣彼處	此身性如是



常見此身相 貪蛾不畏火 如是無量種  
修習死屍觀 放捨餘聞思 依止林樹間  
是夜專精進 正觀常不忘 境界恆在前  
猶如對明鏡 如彼我亦然 由是心寂靜  
輕身極明淨 清涼止是樂 增長大歡喜  
則生無著心 變成骨鎖相 白骨現在前  
朽壞肢節離 白骨悉磨滅 無垢智熾然  
調伏思法相 我時得如是 身安極柔濡  
如是方便修 勝進轉增長 微塵念念滅  
壞色正念法 是則身究竟 何緣起貪欲



知因諸受生	如魚貪鉤餌	彼受無量壞
念念觀磨滅	知彼所依處	從心猿猴起
業及業報果	依緣念念滅	心所知種種
是名別相法	是則思慧念	次第滿足修
觀種種法相	其心轉明了	我於爾炎中
明見四念處	律行從是竟	攝心緣中住
苦如熾然劍	斯由渴愛轉	愛盡般涅槃
普見彼三界	死炎所熾然	形體極消瘦
喜息樂方便	身還漸充滿	勝妙眾相生
頂忍亦如是	是於我心起	真實正方便



漸漸略境界 寂滅樂增長 得世第一法  
一念緣真諦 次第法忍生 是謂無漏道  
妄想及諸境 名字悉遠離 境界真諦義  
除惱獲清涼 成就三昧畢 離垢清涼緣  
不涌亦不沒 淨慧如明月 湛然正安住  
純一寂滅相 非我所宣說 唯佛能證知  
那波阿毗曇 說五因緣果 實義知修行  
名者莫能見 諸論各異端 修行理無二  
偏執有是非 達者無違諍 修行眾妙相  
今我不宣說 懼人起妄想 誑惑諸世間



於彼修利相	我已說少分	若彼明智者
善知此緣起	摩羅婆國界	始得初聖果
阿蘭若山寺	道迹修遠離	後於師子國
村名劫波利	進修得二果	是名斯陀含
從是名畱難	障修離欲道	見我修遠離
知是處空閑	咸生希有心	利養競來集
我見如火毒	心生大厭離	避亂浮於海
闍婆及林邑	業行風所飄	隨緣之宋境
於是諸國中	隨力興佛法	無問所應問
諦實眞實觀	今此身滅盡	寂若燈火滅



宋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

僧伽跋摩。此云眾鎧。天竺人也。少而棄俗。清峻有戒德。善解律藏。尤精雜心。以宋元嘉十年。步自流沙。至於京邑。器宇宏肅。道俗敬異。咸宗事之。號曰三藏法師。初景平元年。平陸令許桑。捨宅建刹。因名平陸寺。後道場慧觀。以跋摩道行純備。請住此寺。崇其供養。以表厥德。跋摩共觀加塔三層。今之奉誠是也。跋摩行道諷誦。日夜不輟。僧眾歸集。道化流布。初三藏法師明於戒品。將爲景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時二眾未備。而三藏遷化。俄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



等至都。眾乃請跋摩爲師。繼軌三藏。時祇洹慧義。擅步京邑。謂爲矯異。執志不同。親與跋摩拒論翻覆。跋摩標宗顯法。理證明允。旣德有所歸。義遂迴剛。靡然推伏。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僧尼受者數百許人。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範。廣設齋供。四眾殷盛。傾於京邑。慧觀等以跋摩妙解雜心。諷誦通利。先三藏雖譯未及。繕寫卽以其年九月。於長干寺招集學士。更請出焉。寶雲譯語。觀自筆受。考覈研校。一周乃訖。續出摩得勒伽。分別業報略。勸發諸王要偈。及請聖僧。浴文等。跋摩遊化爲志。不滯一方。旣傳經事訖。辭還。



本國。眾咸祈止。莫之能留。元嘉十九年。隨西域賈人  
舶還外國。莫詳其終。

宋上定林寺曇摩蜜多

曇摩蜜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歲。神明澄正。  
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  
賓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羣經。特深禪法。所得之  
要。皆極其微奧。爲人沈邃。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  
眉。故世號連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  
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  
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日卽勅外司。若有異人入境。必



馳奏聞。俄而蜜多果至。王自出郊迎。乃請入宮。遂從  
稟戒。盡四事之禮。蜜多安而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  
蜜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惕然驚。  
覺。旣而君臣固畱。莫之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  
閑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柰千株。開園百畝。房閣池林。  
極爲嚴淨。頃之復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  
學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江右王畿。志欲傳法。以宋  
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峽。停止荊州。於長沙寺。  
造立禪閣。翹誠懇惻。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枚。  
衝器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



其心頃之沿流東下。至於京師。初止中興寺。晚憩祇  
洹。蜜多道聲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爾。傾都禮訊。自  
宋文袁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設齋桂宮。請戒椒  
掖。參候之使。旬日相望。卽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  
要。普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  
四輩遠近皆號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顗深信正  
法。以三寶爲己任。素好禪味。敬心殷重。及臨浙右。請  
與同遊。乃於鄞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舊俗多趨巫  
祝。及妙化所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  
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蜜多天性凝靜。雅愛山



水以爲鍾山鎮岳。埒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木刊石。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鬱爾層構。於是息心之眾。萬里來集。諷誦肅邕。望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卽神足弟子。弘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而弗替。蓋蜜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於南土。凡所遊履。靡不興造檀會。敷陳教法。初蜜多之發闢寶也。有迦毗羅神王衛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蜜多曰。汝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卽收影不現。遂遠從。



至都。卽於上寺圖像著壁。迄至於今。猶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於上寺。春秋八十有七。道俗四眾。行哭相趨。仍葬於鍾山宋熙寺前。

### 宋京兆釋智猛

釋智猛。雍州京兆新豐人。稟性端明。厲行清白。少襲法服。修業專至。諷誦之聲。以夜繼日。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國土。有釋迦遺迹。及方等眾經。常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爲萬里咫尺。千載可追也。遂以僞秦弘始六年甲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迹長



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涼州城。出自陽關。西入流沙。陵危度險。有過前倍。遂歷鄯善龜茲于闐諸國。備矚風化。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嶺。而九人退還。猛與餘伴進行千七百里。至波淪國。同侶竺道嵩又復無常。將欲闔毗。忽失屍所在。猛悲歎驚異。於是自力而前。與餘四人共度雪山。渡辛頭河。到罽賓國。國有五百羅漢。常往反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見猛至。歡喜。猛諮問方土。爲說四天下事。具在猛傳。猛於奇沙國。見佛文石唾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際晝然。猛香華供養。頂戴發願。鉢若有應。能輕能



重。旣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時。復不覺重。其道心  
所應如此。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惟羅衛國。見佛  
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迹。炳然具存。又覩泥洹堅  
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猛喜心內充。設供一日。兼以  
寶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  
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氏國。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  
羅門。名羅閱宗。舉族弘法。王所欽重。造純銀塔高三  
丈。旣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乘學不。猛答。悉大乘學。  
羅閱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於其家  
得大泥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餘經梵本。



誓願流通。於是便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三伴。於路無常。唯猛與曇纂俱還。於涼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傳記所遊歷。元嘉末卒於成都。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道路。時或不同。佛鉢頂骨處亦乖爽。將知遊往天竺。非止一路。頂鉢靈迹。時屆異土。故傳述見聞。難以例也。

宋京師道林寺曇良耶舍

僧伽達多  
僧伽羅多哆

曇良耶舍。此云時稱。西域人。性剛直。寡嗜欲。善誦阿毗曇。博涉律部。其餘諸經。多所該綜。雖三藏兼明。而以禪門專業。每一禪觀。或七日不起。常以三昧正受。



傳化諸國。以元嘉之初。遠冒沙河。萃於京邑。太祖文  
皇深加歎異。初止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崇其禪  
法。沙門僧含請譯藥王藥上觀及無量壽觀。含卽筆  
受。以此二經。是轉障之祕術。淨土之洪因。故沈吟嗟  
味。流通宋國。平昌孟顗承風欽敬。資給豐厚。顗出守  
會稽。固請不去。後移憩江陵。元嘉十九年。西遊岷蜀。  
處處弘道。禪學成羣。後還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時  
又有天竺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哆等。並禪學深  
明。來遊宋境。達多嘗在山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虛  
齋。乃有羣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獼猴奉蜜。佛



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爲不可。於是受而進之。元嘉十八年夏。受臨川康王請。於廣陵結居。後終於建業。僧伽羅多哆。此云眾濟。以宋景平之末。來至京師。乞食人間。宴坐林下。養素幽閑。不涉當世。以元嘉十年。卜居鍾阜之陽。剪棘開榛。造立精舍。卽宋熙是也。

宋京師中興寺求那跋陀羅

阿那摩低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算。醫方呪術。靡不該博。後遇見阿毗曇雜心。尋讀驚悟。乃



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範。卽投簪落髮。專精志學。及受具戒。博通三藏。爲人慈和恭恪。事師盡禮。頃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採取經匣。卽得大品華嚴。師嘉而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讀誦講宣。莫能誚抗。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父母。勸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若歸信三寶。則長得相見。其父感其言。至。遂棄邪從正。跋陀前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東方。乃隨舶汎海。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憂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



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  
舶蒙濟。其誠感如此。元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車朗  
表聞。宋太祖遣使迎接。既至京都。勅名僧慧嚴。慧觀  
於新亭慰勞。見其神情朗徹。莫不虔仰。雖因譯交言。  
而欣若傾蓋。初住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請。深加崇敬。  
瑯琊顏延之。通才碩學。束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  
蓋相望。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丞相南譙王義宣。並師  
事焉。頃之。眾僧共請出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  
出雜阿含經。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  
鬘楞伽經。徒眾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復



諮析妙得本旨。後譙王鎮荊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更創房殿。卽於辛寺。出無憂王。過去現在因果經一卷。無量壽一卷。泥洹。央掘魔相續解脫。波羅蜜了義。現在佛名等經等。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等諸經。并前所出凡百餘卷。常令弟子法勇傳譯度語。譙王欲請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卽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卽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旦起。語義皆



通備領宋言。於是就講。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兇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慘。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諍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火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捉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恍忽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卽脫納衣。欲償童子。顧覓不見。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焉。時



王玄謨督軍梁山。世祖勅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令舸送都。世祖卽時引見。顧問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旣染豐戾。分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勅問並誰爲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宋靈秀等。並是驅逼貧道所明。但不圖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勅住後堂。供施衣物。給以人乘。初跋陀在荊州十載。每與譙王書疏。無不記錄。及軍敗檢簡。無片言及軍事者。世祖明其純謹。益加禮遇。後因閑談。聊戲問曰。念丞相不答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從陛下乞願。願爲



丞相三年燒香。帝悽然慘容。義而許焉。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爲開三間房。後於東府讌會。王公畢集。勅見跋陀。時未及淨髮。白首皓然。世祖遙望。顧謂尙書謝莊曰。摩訶衍聰明機解。但老期已至。朕試問之。其必悟人意也。跋陀上階。因迎謂之曰。摩訶衍不負遠來之意。但唯有一在。卽應聲答曰。貧道遠歸帝京。垂三十載。天子恩遇。銜愧罔極。但七十老病。唯一死在。帝嘉其機辯。勅近御而坐。舉朝屬目。後於秣陵界鳳凰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眾屢厭夢。跋陀燒香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



道禮懺常爲汝等。若住者爲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旣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眾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卽其處也。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卽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祕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車蓋。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日。公卿入賀。勅見慰勞。覲施相續。跋陀自幼已來。蔬食終身。常執持香爐。未嘗輟手。每食竟。輒分食。



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禮供彌隆。到太始四年正月。覺體不念。便與太宗及公卿等告別。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禺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賻甚厚。公卿會葬。榮哀備焉。時又有沙門寶意。梵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武建中來止京師。瓦官禪房。恆於寺中樹下坐禪。及曉經律。時人亦號三藏。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凶吉。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牀前。忽有人竊之。意取坐席一領。空卷之。呪上數徧。經於三夕。唾壺還



在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齊文惠文宣及梁太祖並敬以師禮焉。永明末卒於所住。

齊建康正觀寺求那毗地

僧伽婆羅

求那毗地。此言安進。本中天竺人。弱年從道。師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聰慧強記。懃於諷誦。諳究大小乘。將二十萬言。兼學外典。明陰陽。占時驗事。徵兆非一。齊建元初來至京師。止毗耶離寺。執錫從徒。威儀端肅。王公貴勝迭相供請。初僧伽斯於天竺國抄脩多羅藏中要切譬喻。撰爲一部。凡有百事。教授新學。毗地悉皆通誦。兼明義旨。以永明十年秋譯爲齊文。



凡有十卷。誦百句喻經。復出十二因緣。及須達長者經。各一卷。自大明已後。譯經殆絕。及其宣流。世咸稱美。毗地爲人弘厚。故萬里歸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獻皆受。悉爲營法。於建業淮側。造正觀寺。居之。重閣層門。殿堂整飾。以齊中興二年冬。終於所住。梁初。復有僧伽婆羅者。亦外國學僧。儀貌謹潔。善於談對。至京師。亦止正觀寺。今上甚加禮接。勅於正觀寺及壽光殿古雲館中。譯出大阿育王經。解脫道論等。凡十部三十三卷。使沙門釋寶唱。袁曇允等執筆受。現行於世。



論曰傳譯之功尙矣。固無得而稱焉。昔如來滅後。長老迦葉。阿難。末田地等。並具足任持八萬法藏。弘道濟人。功用彌博。聖慧日光。餘輝未隱。是後迦旃延子。達磨多羅。達磨尸梨帝等。並博尋異論。各著言說。而皆祖述四含。宗軌三藏。至若龍樹。馬鳴。婆藪槃頭。別於方等深經。領括樞要。源發般若。流貫雙林。雖曰化洽窪隆。而亦俱得其性。故令三寶載傳。輪轉未絕。是以五百年中。猶稱正法在世。夫神化所被。遠近斯屆。一聲一光。輒震他土。一臺一蓋。動覆恆國。直丹之與迦維。雖路絕葱河。里踰數萬。若以聖之神力。譬猶武



步之間而令聞見限隔。豈非時也。及其緣運將感。名教潛洽。或稱爲浮屠之主。或號爲西域大神。故漢明帝詔楚王英云。王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祀。及通夢金人。遣使西域。迺有攝摩騰竺法蘭。懷道來化。挾策孤征。艱苦必達。傍峻壁而臨深。躡飛絙而度險。遺身爲物。處難能夷。傳法宣經。初化東土。後學與聞。蓋其力也。爰至安清。支讖康會。竺護等。並異世一時。繼踵弘贊。然夷夏不同。音韻殊隔。自非精括。詰訓。領會良難。屬有支謙。聶承遠。竺佛念。釋寶雲。竺叔蘭。無羅叉等。並妙善梵漢之音。故能盡翻譯之致。一言三



復辭旨分明。然後更用此土宮商。飾以成製。論曰。隨  
方俗語。能示正義。於正義中。置隨義語。蓋斯謂也。其  
後鳩摩羅什。碩學鉤深。神鑒奧遠。歷遊中土。備悉方  
言。復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迺更臨梵本。  
重爲宣譯。故致今古二經。言殊義一。時有生融影叡。  
嚴觀恆肇。皆領悟言前。辭潤珠玉。執筆承旨。任在伊  
人。故長安所譯。鬱爲稱首。是時姚興竊號。跨有皇畿。  
崇愛三寶。城塹遺法。使夫慕道來儀。遐邇煙萃。三藏  
法門。有緣必覩。自像運東。遷在茲爲盛。其佛賢比丘。  
江東所譯。華嚴大部。曇無讖河西所翻。涅槃妙教。及



諸師所出四含五部。健度婆沙等。並皆言符法本。理  
愜三印。而童壽有別室之逼。佛賢有擯黜之迹。考之  
實錄。未易詳究。或以時運澆薄。道喪人漓。故所感見。  
爰至於此。若以近迹而求。蓋亦珪璋一玷也。又世高  
無識。法祖法祚等。並理思淹通。仁澤成務。而皆不得  
其死。將由業有傳感。義無違避。故羅漢雖諸漏已盡。  
尙有貫腦之厄。比干雖忠謹竭誠。猶招賜劍之禍。匪  
其然乎。聞有竺法度者。自言專執小乘。而與三藏乖  
越。食用銅鉢。本非律儀所許。伏地相向。又是懺法所  
無。且法度生本南康。不遊天竺。晚值曇摩耶舍。又非



專小之師。直欲豁壑其身。故爲矯異。然而達量君子。未曾迴適。尼眾易從。初稟其化。夫女人理教難愜。事迹易翻。聞因果則悠然扞背。見變術則奔波傾飲。隨墮之義。卽斯謂也。竊惟正法淵廣。數盈八億。傳譯所得。卷止千餘。皆由踰越沙阻。履跨危絕。或望煙渡險。或附杙前身。及相會推求。莫不十遺八九。是以法顯智猛。智嚴法勇等。發迹則結旅成羣。還至則顧影唯一。實足傷哉。當知一經達此。豈非更賜壽命。而頃世學徒。唯慕鑽求一典。謂言廣讀多惑。斯蓋墮學之辭。匪曰通方之訓。何者。夫欲考尋理味。決正法門。豈可



斷以胷襟而不博尋眾典。遂使空勞傳寫。永翳箱匣。甘露正說。竟莫披尋。無上寶珠。隱而弗用。豈不惜哉。若能貫採禪律。融治經論。雖復祇樹息蔭。玄風尙啟。娑羅變葉。佛性猶彰。遠報能仁之恩。近稱傳譯之德。儻獲身命。寧不勛歟。贊曰。

頻婆拵唱

疊教攸陳

五乘競轉

八萬彌綸

周星隱曜

漢夢通神

騰蘭識什

徇道來臻

慈雲徒蔭

慧水傳津

俾夫季末

方樹洪因

高僧傳初集卷第三

音釋



𣪠

居良切

𣪠

初觀切

𣪠

古恆切

𣪠

與職切

𣪠

古火切

也

𣪠

𣪠

𣪠

𣪠

𣪠

𣪠

𣪠

𣪠

𣪠

𣪠

𣪠

𣪠

𣪠

𣪠

𣪠

𣪠

𣪠

𣪠

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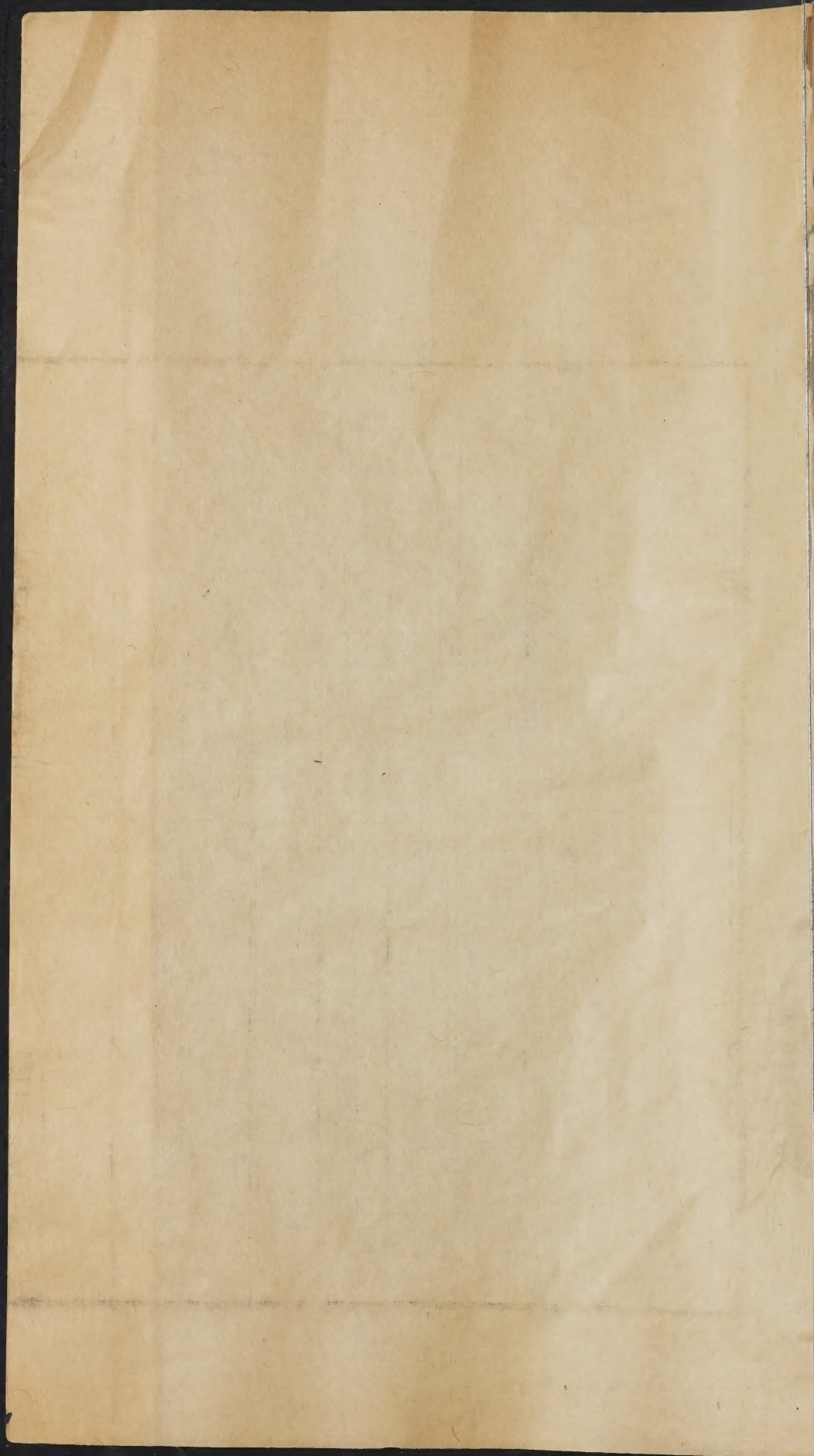
𣪠

也故言











高僧傳初集

卷首  
之三

BL  
1460  
H8  
1884  
v.1

冊 一

